

乔小乔住在牡丹路上

□ 冷清秋

乔大夫早先是洛阳市中医院给人把脉问诊的大夫。退休后回归本名，成了名副其实的乔大夫。但街头巷尾碰上了，人们还愿意喊他：乔大夫。

乔大夫家有俩女儿，大的叫乔大乔，小的叫乔小乔。大乔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读初中的时候自己拿着户口簿拽着乔大夫去派出所改成了乔如昔。乔大夫问小女儿要不要顺便也换个名字？叫乔似锦、乔如玉什么的？

嗯……乔小乔闷着头想了老半天，最后说：算了，怪麻烦的，还是叫乔小乔吧。

乔大夫当时就认定自己的这俩闺女性格差距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还真如乔大夫所言，大女儿乔如昔个头高挑、性格冷峻、言辞犀利，在学校里各科成绩都远远赶超在别人前面。用乔大夫的话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直至大学毕业读研读博从没让我这当爹的操过哪怕是头发丝儿那么细的一丁点儿的心。乔如昔在家里

也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拒绝任何人插手。所以，当乔如昔后来毕业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时候是这样给乔大夫和自己的妈妈说的：回去？回去有什么好？你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让我心甘情愿回去。算了，就是你有理由我也不会回去的，这是我自己的人生。

好嘛，面对如钢铁浇筑似的大女儿，乔大夫说自己一下子就气馁了。

比起大女儿，小女儿乔小乔就像是田野里随便生长的刺玫花。她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收情书、写情书，和男生谈恋爱，高中毕业考大学无望，立即宣称读书没意思，刚满20岁就急匆匆嫁给自己的同学结了婚。

隔年生了如花似玉的一对儿双胞胎，成了两个女儿的妈妈。这可把退休后的乔大夫高兴坏了。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妻子每人推一辆婴儿车逛街心公园。乔大夫推着车边逗自己的俩外孙女玩儿，或者是向

路过的熟人炫耀自己的外孙女。

周末的晚上，女婿总是不打招呼拎着卤味就来了，翁婿俩坐在小院里的葡萄架下就着夜晚的凉风和月亮小酌几杯。女儿乔小乔家住在牡丹路上，和娘家隔着一街。乔小乔结婚了还是和没结婚的时候一样，每天不定时的说回来就回来。小两口儿说不走，就真的住下了。

乔大夫的妻子说，你们总这样不回去不好吧？你婆婆没意见？乔小乔就笑，哼，意见？我婆婆高兴还来不及呢！吃你的省她的，你带娃她胳膊又不会疼。再说了，有时候你不是还让我吃不了拿回去孝敬她老人家吗！

可乔大夫的妻子还是叹气，尤其在接到大女儿乔如昔的越洋电话时，或者

大女儿给家里汇款时，就会叨叨，说看你姐姐多争气，人家在国外住大别墅呢。

乔大夫就忍不住问她：你个老婆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俩闺女如果都一样出了国，谁在端午节给你送粽子，谁在八月十五给你择韭菜、送月饼，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推开门就喊妈，谁大半夜听说你不舒服没多大会儿小两口儿就急吼吼赶过来推开门就问：妈，你咋样了？快起来，咱上医院。

说完，乔大夫沉默了，妻子也不作声了。

乔小乔却笑。笑完，把婴儿车朝乔大夫身边一推，说，可不咋的。爸，你快给我带娃；妈，你快给我做好吃的。你俩就用实际行动“报答”我吧！③2

盘龍凶



张 建 摄

吃瓜趣事

□ 王贺锋

我爱吃瓜，尤其酷爱西瓜。

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家家户户都有一块儿专门的菜地，二三分地的样子。每年清明节前后，父母便在这块儿地忙忙碌碌。母亲总是用一小截儿地撒上几垄豆角，再栽上几垄青椒、茄子或是番茄，剩下的大半截儿地则全部用来种瓜，一半甜瓜、一半西瓜。

以后的两个月里，母亲的身影便日日出现在这块儿瓜田里。压瓜苗、盘瓜秧、捋瓜蔓、打瓜头……到了初夏，茂盛的瓜秧覆盖了整片土地，几乎不留一丝缝隙。一个个嫩瓜像一个个婴儿偷偷探出的脑袋，在墨绿的瓜叶下时隐时现。

盛夏到了，各种瓜也陆续成熟了。那时的暑假，我感觉是最好和最快乐时光，现在想想大概是可以吃瓜的原因。对于甜瓜，大人们总是要等到它们从瓜秧上自然脱落，这时很甜却不甜，吃起来还会噎人，我不喜欢。每年这个时候，父辈们把这些瓜收起来送回家给缺了牙的爷爷奶奶吃。之于那时的我，西瓜应该是第一种实现自由的瓜果。

大人们选西瓜，总喜欢用手掌或是手指在瓜皮上拍拍敲敲，通过不一样的声音来判断瓜的成熟度，儿时的我却分辨不出来。可是，我跟曾经做过瓜匠的五爷学了一招儿，五爷教我着看瓜的那根瓜蔓上的一根根细细的瓜须，如果瓜须都干枯了，这个瓜也便成熟了。我用五爷的办法，屡试不爽。

那时，农村人不像现在买了西瓜回家切开悠闲地吃。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儿，都是在地里摘了瓜，即刻打开吃，打开的工具一般都是拳头。用拳头捶开几个裂缝，然后掰成一块儿一块儿分着吃。瓜块儿大小不匀，对于我们小孩子，每吃一次瓜，就相当于洗一次脸。

在那个经济还不富裕的年代，父辈们是不允许我们随便浪费的，往往是要我们将一块儿西瓜啃得不见红瓤儿才给我们发下一块儿，有时还会让我们比一比谁把瓜皮啃得干净，赢了的可以多奖励一块儿。那时候，我曾十分羡慕我的一个堂弟，他的门牙是两颗大板牙，大人们说这是专门的“溜西瓜皮牙”。他不仅能很快把瓤儿吃完，还能把瓜皮啃得透亮，于是便总是能得到多

吃一块儿的奖励。

时间过去很多年，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但是父辈们把瓜皮啃干净的要求却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

参加工作后的一个夏天，单位办公室里，几个同事买了几个西瓜切开吃。吃着吃着，我突然发现几个同事的目光都停在了我身上。我下意识地停下来，顺着同事的目光寻觅，原来都在看我啃过的西瓜皮——没有红瓤儿不说，原本厚厚的瓜皮也被我啃成了薄片。我扫了一眼他们丢掉的瓜皮，上面都还附着一层厚厚的红瓤儿。原来，他们都只吃掉西瓜瓤儿最鲜红的部分。我尴尬地冲他们笑笑说：“习惯了，习惯了。”同事们也绷不住笑了起来。

后来再和别人一块儿吃瓜时，我也总想像他们那般潇洒。可当我把还带着厚厚红瓤儿的瓜皮扔掉时，心里却泛起惋惜，于是便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继续把瓜皮啃个精光。而且我也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每次丢瓜皮时，让瓜皮的背面朝上，这样便遮掩了许多尴尬。

如今，居住在县城，从初夏开始，一

些街道上便挤满了卖瓜的车辆，一下子满足了我对西瓜的所有期望。偶尔也会买到一两个生瓜，一刀切开，瓜瓤儿中心才刚刚泛出淡淡的粉色。妻子便不依不饶地嚷嚷着要去调换，我却总是说：“隔皮断货的东西，哪能保证个个都熟。再说了，小时候大人总说，吃油西瓜蛋儿（未成熟的西瓜）清火，你们不吃，我吃。”其实，有时甚至喜欢把这个酸中透着微甜的滋味，仿佛一下子能把自己带回到那个偷瓜摸枣的童年。

有时候会买到一个瓜皮很厚的西瓜，全家人都会抱怨我不会挑瓜，买亏了，而我却是暗暗窃喜。我用刀将鲜红的瓜瓤儿部分整个削下来，切成小碎块儿放在盘子里让人吃，然后偷偷将瓜皮背面带着花纹的硬皮细细地削掉，洗净了，或切条，或刮丝，倒上少许陈醋、生抽，滴上几滴香油搅拌均匀，便成了一盘清爽可口的凉拌西瓜皮。记得第一次端上餐桌，让儿子猜是什么菜时，儿子尝上一口却怎么也猜不出来，等我在儿子恳求下说出答案时，儿子一面大口吃着，一面冲我伸出大拇指说：“老爸，你真行。”③2

隐形的拥抱（外三首）

□ 孙秋鹏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少年
紧握着拳头，对空气挥舞
我见过，今晚街角的路灯下
嚓，嚓，嚓
他的眼神坚定，似要将稠密的风

打破
仿佛风中藏着的偷袭，他能一拳
击溃

我不知道此刻他心中藏着怎样的
秘密
也不知道那无形的神气，
已吸纳了多少呐喊
才变得如此厚重，又如如此透明

那个默默站在一旁的父亲
眼神中有奇幻之旅
他轻轻走近时
无形的空气化作了温柔的臂弯
给了少年一个隐形的拥抱

少年的拳头慢慢松开
抬起头，看向高远的星空
那一刻，一切变得轻盈，飘散在夜

色中
如同神鹰启羽

暗物质

地球的朝霞是我们的笑意
而我们又从笑意中穿过
从此击碎时空的枷锁

我触到了你的温暖
你拂过我的脸，芳香流成河

枕着宇宙幽远的边角
又浓缩至无限小的质点
存于想象中的浩瀚

悄然走过谁的身体

又静静附着于岩壁
一会儿是金柳
一会儿是雨滴
一会儿还原为浮游的两组古老思绪

从黑洞的这端进，又从另一端相挽
而出
像经过暗河的两条欢快的游鱼

初曦

是夜空的最后一句私语
是破晓的微微鸟鸣
一隙光明来，涌动的思绪
唤醒大地上的梦境

那光芒的种子播撒
悄然生长
隐去了星辰的喧嚣
有深海之珠的光泽与静谧
在那幽深的天地轮廓里
月色与诗篇
在晨光中的面容里藏匿

格桑花

不是雪山草场，没有毡毡毡房
格桑花开在大平原公路的两旁

风摇动团扇，格桑花轻舞
夕阳微辣的眼神看过来

一声远唤，颤颤起皱的空里
唱起低回的水磨调

静立花间的一位少女
自己开成另一朵

燕尾修剪夏日的青枝
喉间滑落时光明亮的逗点
满原的蜿蜒向四方漫开③2

同行的人

□ 陈宏宾

打开一扇窗，给自己找个接触阳光的理由，把风和鸟鸣一同喊进我的纸里。

和文字同行，脚步才有力量。没有人能听懂一树绿叶的语言，任由沉默在窗外的阳光里炙烤。

把想说的话交给一把镰刀带回家，一大片麦地里只有麦茬儿失望的目光。找不到同行的人。

故乡的思念瘦成一件单薄的上衣，苍老的目光在凌晨的微风中悬挂，张口的镰刀无法表达内心的话语。

这一季的麦田，缺少了远方的笑容，就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头顶举着一团火。

老屋试图给我温暖，找不到一味中药安抚夜的孤独。

我的一生就是一片叶子，不停地走，不停地舞，没有谁会在意你的叹息。

尘土有时过来拥抱我。

雨点有时过来敲打我。飞鸟时常站在我的头顶休息，每天刮过的风堵住了我的嘴，阳光在眼前看着我笑。

我时常备好一瓶酒想喊几个人同饮，尘世太吵，没有人能听见我的呼喊。在夜色里煮酒，交给深邃的梦境。酒醒，梦长，远方迷茫。

能够同行的人，比风景更重要。很多时候，同行的人就是身边的一道风景。

一道霞光是风景。一只粉红色的蝴蝶是风景。一阵微雨袭来也是一道风景。在雨中行走，可以不用考虑世俗的规则，或立或坐，湿透的思绪才有诗意。

雨在飞，草在长。站着不说话我就是雨中的风景。

等不到同行的人就独自前行。山一程，水一程，心随雨动，每一处风景都是我心中的诗境。③2

静待花开

□ 王金政

静静地等待
一朵花的盛开
像六月里的石榴
有火红的色彩

静静地等待
一朵花的盛开
这么充沛的雨水
却带有盛夏的爱

静静地等待
一朵花的盛开
叫醒阳光的蜜蜂
正乘着微风赶来

静静地等待
一朵花的盛开
那一丝丝精美的花蕊
已经把寂寞打开

静静地等待
一朵花的盛开
一个领舞群芳的仙子
正款款地走来

静静地等待
一朵花的盛开
开了就不再落下
一直到冬天的到来③2